

探幽途中

开卷文丛 第三辑

陈子善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探幽途中

开卷文丛 第三辑

陈子善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幽途中 / 陈子善著.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 4

(开卷文丛. 第3辑)

ISBN 978-7-5355-5169-6

I. 探… II. 陈…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8423号

开卷文丛 第三辑

探幽途中

陈子善 著

责任编辑: 罗青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h.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32开 印张: 9 字数: 193000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355-5169-6

G·5164 定价: 18.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子善老师（代序）

毛尖

刚看完台北《印刻》上的胡兰成佚文，又在上海《文汇报读书周报》读到许广平有佚文出土，如果是“央视”王小丫的有奖竞猜：都是谁干的？你都不用听选择项，只管说：“陈子善！陈子善！”就赢大奖了。

有时候真是怀疑，这些年一批批见天日的珍贵史料，真是鲁迅真是张爱玲真是台静农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写的吗？为什么全中国这么多人，就陈老师一个人看得出来？再说了，随着陈老师四海播名，他泡图书馆的时间不一定有我们多啊，可凭什么，我们从故纸堆里出来，灰头土脸只惹一身古代尘埃，而他抖抖衣衫，神清气朗开出了新感觉派的新阵容。说起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叶灵凤、郭建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亲戚，可他怎么就比人家老婆孩子知道的事情还多呢？

然而，就在我们怀疑的当儿，陈老师又给他的博士生整

出了一个新题目，东方蛞蝓。你能不服气吗？给你一百年，都做不了陈老师一天的事。而他，在愉悦的发现后，还能好整以暇，星星点灯，子善出门，去接见全世界的善男善女。想见陈老师的人真多啊！当然了，以陈老师的隆重身份，完全可以摆 POSE，但是，陈老师动用过他一丝一毫的傲慢吗？他总是好好好，好好好，平易得令我们做学生的都觉得恐怖，担心他会答应去出演《张爱玲传》中的一个小配角。不是开玩笑的，当年，拍摄郁达夫文学小传，那著名的背影不就来自于我们敬爱的陈老师！

这样平易的教授这样世故的年头真是不多了，他会坐在学生的自行车后座上，飞车党一样掠过校园，两只长脚拖地而行，他只管紧紧保住胸前的一大包书。他爱书太凶猛，显得他的爱情生活似乎乏善可陈。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穿一粉红衬衣，肩挎一民俗布包，穿过黄昏的校园，去听一女郎拉小提琴，这故事到底有没有结尾，陈老师说，十年后告诉我们。不过，感伤忧郁的形象似乎不适合我们的陈老师，他是永远童心灿烂，永远性情开朗。在伦敦，他和柳叶一起逛书店，用着超高的分贝问，色情书放在哪里？柳叶公子花容失色，他却不以为然，洋鬼子，听不懂中文的。其实，就算在新华书店，他这样问，我们做学生的也不会惊奇，同样的事情，在他做起来，是无邪，旁人要仿效，就邪了。因为，他是一个有工作的堂·吉珂德。

一年又一年，这个堂·吉珂德，为现代文学带来的生机和希望不是我们看得出来的。我们看得出来的是，他一年比一年苗条，如果身体这个前缀没有被糟蹋的话，他从事的是

真正的身体写作。好多年了，“左”的研究也好，“右”的考辨也好，中间态的故事等等，都镌刻了陈子善这个名字，而享受了他研究成果的人，真正心存感激的，可能并不那么多。但是，他不要别人的答谢，他的快乐就像白先勇弄昆曲，年年岁岁偏向故纸寻青春，岁岁年年直把青春献文学。

真是应该感激生活，陈老师和我们住在一个城市，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他坐在那里，就有了在地性；饭桌上，他频频接通的手机，却是全球性的证明；他在这个世界晃荡的身影，像 DANDY，简单里有格调，放肆里有庄严。只是，他的天然职业不是爱情，是文学，他是为这个文学接近零度的时代准备的，提示我们古典和现代还有着互相的出路。

二〇〇五年六月

目 录

干路“新屋各学文海”	
《丁思》：郭志海	1
《甜如下差》：胡明	1
《散代》：周健	23
《武民》：徐鼎和	22
《京韵燕语》：蔡光群	22
《终景风市晴》：胡明欣	40
《香丁港》：吴昊和	80
《民三城小》：王策	70
《井自人大期望》：戴明衡	77
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土”	1
徐志摩爱情日记出版考略	7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徐志摩未刊日记》序	15
陨落星辰中最耀眼的	
——在郁达夫遇害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21
文章自由 人格自由	
——悼施蛰存先生	25
翻译家的艺术眼光	
——新发现的傅雷佚文谈	30
许广平的佚文	38
陆小曼佚作小议	41
文人与汉奸	44

“新文学名著重读”楔子

徐志摩：《想飞》	47
庐隐：《象牙戒指》	51
滕固：《外遇》	53
叶鼎洛：《男友》	55
蒋光慈：《丽莎的哀怨》	58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64
叶灵凤：《紫丁香》	66
萧红：《小城三月》	70
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	72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整理题记

《一知半解及其他》	75
《文思录》	78
《夏济安选集》	80
《言言斋古籍丛谈》	83
《章太炎的白话文》	85
《西游散墨》	89
《吴兴华文存》	92
梁实秋两题	
《雅舍佚文》出版琐忆	96
《雅舍谈书》编后缀言	99
一个人的谈话	
——《洵美文存》编选者言	103

绚烂归于平淡

——《叶灵凤散文》序	108
“文人学者事皆关时代运会”	
——《龙坡杂文》编后	112
集诗人、文评家和翻译家于一身	
——《林以亮佚文集》编后	115
增删之间	
——略说《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字本	119
文学仍然有前途	
——《文学的前途》编后	127
海外学人生活的生动长卷	
——《岁除的哀伤》编后	132
我喜爱的古典音乐大师	
——《流动的经典》题记和编后小语	136
猫啊，猫	142
狗啊，狗	150
美文家写美食	155
发掘和抢救	
——谈《世纪墨珍》有感	158
从《断简出尘》说起	162
好书，好图，好广告	
——《爱看书的广告》读后	166
重见吴兴华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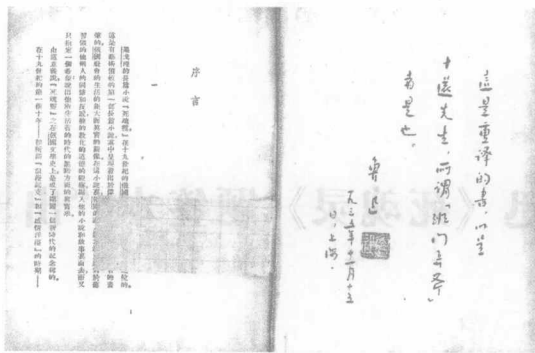
108	你一定要读乔志高	178
	董桥之外还要读	181
111	美文、散淡及其他	
	——在《散淡人生》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185
112	美丽而忧伤的传奇	189
	插图也说春秋	192
113	好像孩子在饼干上面，涂满新鲜的果酱	
	——顾城《走了一万一千路》读后	195
121	假性经·男界·艳遇	
	——迈克的同性恋散文	198
131	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	
	——钟桂松茅盾研究谈	203
132	为被遗忘的作家立传	207
141	勒布朗的侦探小说	
150	——周克希译《侠盗亚森·罗平》序	210
151	山水风光与人文情怀	
	——《南京情调》读后	214
	开卷有益 “闲话”不闲	
153	——《开卷闲话》序	216
154	真正的“爱无止境”	219
	塞维林的情色藏书票	223
161	方寸乾坤大	
170	——吴兴文《我的藏书票之旅》读后	228

文化史的新呈示	
——就《世纪肖像》出版致沈建中	232
激动，为什么激动	235
不断延伸的音乐子午线	239
我当过“孔乙己”	242
“雪夜闭门读禁书”	246
打捞遗落的明珠	
——我的第一本书	248
我的书房	251
我的书缘：《猎人日记》精装本	253
我的笔名和笔名之我见	257
痛惜丢失的一方闲章	260
我的古典音乐之旅	263
我从不怀疑我的工作	
——答《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陈佳勇问	267
“时尚”之于我	272
跋	276

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土”

鲁迅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译坛的一件大事，《死魂灵》也是鲁迅翻译的惟一的一部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巨制”，这一切早已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文学史家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时，鲁迅翻译《死魂灵》及其影响是必须提出并详加探讨的。

翻译《死魂灵》时，鲁迅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了。他是应郑振铎编辑《世界文库》这一重大文化工程之邀开始翻译《死魂灵》的。俄罗斯文学那种压抑中的奔放，悲怆中的舒展，那种雄浑的气韵，沉郁的色泽，鲁迅一直心向往之。他早年与乃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时，选择的三篇作品就均出自俄罗斯作家之手。他与果戈理当然也神交已久，在一九〇八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对这位讽刺大师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格已有相当的把握，强调果戈理是“以描写



鲁迅译《死魂灵》初版精装本题签

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他踏上文学征途之后，又一直把果戈理的作品引为自己“所仰仗的”思想和创作技巧的重要资源之一，鲁迅的划时代的名作《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之间恐怕不仅是篇名的巧合那么简单。

一九三四年九月，鲁迅创刊《译文》月刊。他在创刊号上以“许遐”笔名译介了果戈理的短篇《鼻子》，并在《译者附记》中指出：果戈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的巨著《死掉的农奴》（鲁迅后来又译为《死灵魂》，最后定译为《死魂灵》——笔者注），除中国外，较为文明的国度多有翻译本，日本还有三种，现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这大概是鲁迅翻译《死魂灵》最初的动因，既然“较为文明的国度”多已有了《死魂灵》的译本，以中国文明之悠久，理应也该有《死魂灵》的中译本；既然没有人愿意做，那就

不妨见难而上，自己尝试。鲁迅精神在此又一次得到了清晰而光辉的体现。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开译《死魂灵》的，断断续续，至九月才译完第一部。鲁迅翻译《死魂灵》时所投入的巨大热情和辛劳，在他给胡风、萧军、孟十还等人的信中多次提到。鲁迅开玩笑地说“我实在怕果戈理”，因为“果戈理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很难译。在翻译中，鲁迅是“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因而鲁迅不时发出感慨“《死魂灵》真难译，……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过”。难怪后来曹聚仁评价鲁迅晚年译《死魂灵》，“是一件艰苦的奇功”。

《死魂灵》第一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之“果戈理选集五”。原来，按鲁迅当时的设想，拟陆续出版六卷本的“果戈理选集”，即：一《狄康卡近乡夜话》、二《密尔格拉得》、三《鼻子及其他》、四《巡按使及其他》、五《死魂灵》（第一部）、六《死魂灵》（第二部）。这是一项伟大的译书计划，堪与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相媲美，但前者是依赖财力雄厚的庚款基金，鲁迅则是凭借一己的“傻劲”。可惜鲁迅生前只出版了《死魂灵》（第一部）和孟十还翻译的《密尔格拉得》，而未能竟其全功。

日前，一册《死魂灵》初版面精装签名题赠本惊现沪上，鲁迅翻译《死魂灵》时，文坛交游鲜为人知的一面由此

浮出地表。这部布面精装的《死魂灵》书品完好，封面左上角印有果戈理的签名式，环衬右上角钤有“孟氏藏书”长方蓝印，扉页反面有鲁迅的毛笔题字：

这是重译的书，以呈 孟十还先生，所谓“班门弄斧”者是也。
鲁迅（印）呈孟十还先生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

鲁迅签名下钤有北京女篆刻家刘淑度篆刻的“鲁迅”阴文名印，这是鲁迅晚年喜爱和常用的名印之一，后来的《且介亭杂文》封面设计还使用过。鲁迅的细心从为防止名印印泥玷污书页而加盖于上的小衬纸也体现出来，这枚小衬纸也奇迹般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另外，题签的落款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但查《鲁迅日记》，明明是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吴朗西来并赠《死魂灵》布面装订本五本”，那么鲁迅怎么会提前一天把书送给“十还先生”呢，会不会是鲁迅的笔误？这是个谜。不过，题词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

这部题签本的受赠人“十还先生”即孟十还，当时是鲁迅的合作者，与鲁迅合作翻译果戈理，现存鲁迅与他的通信就有三十二封之多。他原名孟斯根，曾留学前苏联，为《论语》、《人间世》撰过稿，后为鲁迅、黄源主编的《译文》以及《太白》等刊物撰文时署新笔名“孟十还”。他在一九三六

年主编《作家》月刊时也得到了鲁迅的鼎力支持。孟十还精通俄文，他翻译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等俄罗斯古典文学大家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不懂俄语，他为了翻译《死魂灵》比较了日、英、德各语种译本后，最终选定柏林普罗皮勒出版社一九二〇年出版，奥托·布克（Otto Buek）编译的《果戈理全集》中的《死魂灵》德译本作为自己翻译的底本，再参照日、英译本，择善而从。所以鲁迅在这则题词中说“这是重译的书”，以区别于从俄文“直译”，而且鲁迅认为对能从俄文“直译”的孟十还来说，他译的《死魂灵》只是“班门弄斧”，鲁迅的虚怀若谷由此足见一斑了。

有趣的是，鲁迅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致孟十还信中还特别提到他赠送的这部《死魂灵》，信不长，照录如下：

孟十还先生：从三郎太太（指萧红——笔者注）口头，知道您颇喜欢精印本《引玉集》，大有“爱不能释”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特以奉赠，作为“孟氏藏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

尽管是幽默风趣，鲁迅的自信还是溢于言表。鲁迅告诉我们，这部《死魂灵》精装本与他编印的苏俄版画集《引玉集》精印本，作为“孟氏藏书”（钤在《死魂灵》环衬上的

